

小说月报

XIAO SHUO YUE BAO XIAO SHUO YUE BAO

长篇小说系列丛书

2013年 卷一

青果 / 戴谡 著

一部凝聚着“光荣”与“梦想”的长篇小说

并不遥远的记忆，尚未褪色的青春……蓦然回首，“85’新潮美术运动”亲历者讲述那一代文艺青年的理想与激情、躁动与忧伤，重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异彩纷呈的文化景观。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说月报

长篇小说系列丛书

2013年 卷一

马津海 / 主编

青 果

戴谥 /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果 / 戴谡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3.4

(小说月报长篇小说系列丛书 : 2013年 / 马津海主
编 ; 1)

ISBN 978-7-5306-6284-7

I. ①青… II. ①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58504号

选题策划:马津海、李华敏 装帧设计:张振洪
责任编辑:刘书棋、徐福伟 责任校对:曾玺静、张亚丽、魏红玲

出版人:李华敏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hpubl.com.cn>

印刷: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数: 457 千字

印张: 13.5

版次: 2013 年4 月第1 版

印次: 2013 年4 月第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目 录

上篇 光荣

引子	5
小树林野展	5
庆功宴	10
李心	11
夜会	15
守着	19
JENNY的圣经,信仰的牢狱	21
默契,大俗和大雅	24
迎宾小馆,挺身勇士	25
“一无所有”,新长征摇滚	28
85'领袖	33
博物馆新展和JENNY的性教育	34
选题,资产阶级价值观	37
卡桑德拉——生与死,价值和意义	38
理想主义与历史撰写者	40
天造地设,变黄的照片	44
初夜,蜜周	47
文化启蒙,被紧握的双手	49
头破血流,大河之殇	56
给心给肺的痛	58
出走	59
鲁红兵	60
大灰狼	63
西部的诗	65
精神领袖,旗鼓相当	68
黄山,先锋大会	72
江湖的牺牲品	75
热血和理想,江湖情义	77
土匪之战	80
人生困顿,生之悲	84
JENNY的嫁衣	86
寻神之旅	87
一个野人	90
缠绵之吻,哭泣的婚礼	91
出国风潮,难于离开,难于存在	93
元旦火锅,生之美	96
墙上阿里	100
陆华筹钱	103
不能割舍的感情	107
奉献与索取	109
求职,西藏新画	113

停在风暴之前	115
荒诞游戏	118
向美术馆进发	120
元朝古墓,终需一个土馒头	123
风暴前夜	125
开幕,美术馆的枪声	129
历史狂欢,封展	133
英勇抗争	136
英雄的胜利,情与欲	139
恐吓炸弹	142
江湖深浅,人权与骗局	146
一个精神的哀悼	149
德拉	152
爱的悲剧	153

下篇 梦想

决定,逃	155
是命,躲不掉	157
灰飞烟灭,轻于鸿毛	158
新婚之宴	159
生离	161
纽约	162
同情病	166
大祸临头	167
嗜心大虫	168
停职,初到圆明园画家村	171
“政治上正确”,社会与理想	174
美国梦与一盆热水	177
梦里迷失	181
新艺术的诞生	182
“着境”	185
李叔同	186
寂寞温柔	187
冷夜	189
自罚新年	192
一生的渴望和梦想	194
难以启齿的情愫	196
英国绅士	198
他人便是地狱,绝望生日	200
失心恐惧	203
痛苦和欲望	204
决断	205
无处安放的心	206
绝处逢生	207
舍下	209
逃生	211
永别	213

上篇 光荣

引子

林欢和青果正弓着背在山坡下的菜园子里忙活，就听见女儿乖乖站在坡顶房廊子上不耐烦地大喊：“MOM，电话！”喊完，摔门就进了楼。

青果直起腰来，拍了下手中的泥，对林欢说：“你一会儿进屋把你的脏鞋脱在外面，不要把我的波斯古董地毯搞得都是泥。”

林欢正在低头埋一棵西红柿秧子，没理她。

青果冲他又喊了一嗓子，林欢才抬起头来笑道：“哎哟，你的地毯就那么金贵，我的鞋就不配踩在上面啊？”

“谁让你穿着你的高级鞋跑到泥地里呢？听见没，不管什么鞋都给我脱到外面去！”

“霸道。”林欢低头小声嘟囔一句，青果笑着扭身走了。

没一会儿，林欢进了家门，把鞋脱在门外，光着脚丫进屋，正要张嘴问，就见青果眼泪汪汪地坐在厨房里，他过去一把抓过她的胳膊紧张地问：“怎么了？家里又出事了？”

青果摇头：“欢欢，你知道刚才谁来电话吗？”

“谁啊？”

“老支书！他告诉我李心走了……”

“什么？！”

“李心走了，他跑到四川去赈灾，把自己留在了那里了。”

“真的？！”林欢倒吸了口凉气，也叫了起来。

青果木呆着两眼，喃喃道：“是真的，欢欢，是真的，我知道他也就是这样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其实是他想要的，”又抬头说：“我跟你说过，去年回去跟他在电话里吵了一架，就觉得情况不妙，这个结局不奇怪。”

“唉！李心这人太特别的，咱们中国其实需要这样的人，死了太可惜，要说拿多少人跟他换都值啊！”

林欢叹一声。

“可他把自己逼到这样一个境地，走也是必然。”青果说完眼泪涌了出来。

林欢忙拿袖子给她拭泪：“傻子，你别把自己伤着，人死了不能复活。”

没等他说完，青果红着眼说：“我要去送他，我们同学和社科院要在北京开追悼会，下个星期二，我要去送他。”

林欢推开她问：“你想好了，真要回去？”

“嗯，我都跟支书说了。”

“妈妈你不要去！我不想让你去！”一直站在旁边的乖乖发话了。

林欢一听笑了问：“怎么了，乖乖？”

“下个星期我在学校里的SHOW（戏）开演，我们都排了一个学期，妈妈要走了就看不到了。”

青果摇头冲着孩子苦笑：“乖，我们让爸爸录下来行吗？等回来看，妈要不去送这个同学，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妈都后悔去年因为跟他吵架，没去见他，要是这回再不见他，妈妈可能要后悔一辈子。”

林欢低头看着女儿说：“我们就让你妈去吧，要不然她在这里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到头来整天跟我们发脾气，骂我们，那我们岂不更倒霉？”

说得青果破涕为笑。

小树林野展

“青果！青果！”JENNY在宿舍窗户下狂喊，把青果从梦中惊醒。

“哎——”她马上朝窗户方向答应了一声，知道JENNY又有什么好事情要说，不是哪个系有舞会就是有什么热闹的事情，真是十处敲锣九处在，没有她不去凑的热闹！得，觉也别睡了，她睡眼惺忪地从床上起来，穿着粉红色带小绣花的确良睡裙，快步走到窗口，没好气地冲下面喊：“小声点，没看见人家都在睡觉吗？”

“还睡啊！你就睡死吧！你看看谁还在睡觉？都几点了？”JENNY在楼下仰着脸，身上穿着镂空绣花白亚麻布立领小短袖，下面配自己缝的齐大腿鲜红色百褶短裙，戴着同样鲜红色毛巾布做的帽圈，瞪着眼，急得挥手舞脚。

青果见了“扑哧”一声笑出来，回头扫一眼，同屋张红的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空无一人。她忙把枕头下的手表掏出来，一看，哟！可不是嘛，都三点了，怪不得！她向下招手：“上来！上来！我还没穿衣服呢！”

没一会儿，“噤噤”的脚步声在楼道里响起来了，就听“咣”的一声，门被一脚踹开，JENNY涨红了脸，气冲冲地进来。青果正把一条牛仔裤往上拉，笑骂：“轻点行不行？别把你的武术腿踢在我们门上，看把我们门踢个洞！”

JENNY冲进屋，把头上的帽圈摘下来往青果床上一扔，一歪身倒在被子上，笑说：“你个懒人，没见过你这么懒的，除了床你没别的地方去了？你就长在上面吧？”

“你真是，管天管地，还管人家睡觉！”青果一边系衣扣，一件浅蓝色圆翻领细布短袖，领口有橘黄色小绣花，一边看着她问：“又有什么事情？看你忙的，你就是个‘无事忙’！”

JENNY猛地翻身起来，大眼睛闪着光：“中文系的人在食堂贴了广告呢，今儿下午翠湖公园前的小树林子里，美院的人在那里搞展览，你还在睡大觉，人都跑光了！”

“是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没看见通知？”青果听了也兴奋起来。

JENNEY又往后一躺，撇嘴：“你看见，等你看见黄花草都凉了！人家都贴了两天了！”

青果赶紧蹬上麻绳编底、红色帆布面凉鞋，见JENNY穿着一双黄色塑料拖鞋，就问：“你这帽子裙子倒对，你那双红的鞋呢？”

“断了！昨天断的。”

“我说你吧，就是个铁脚！什么都不够你作的！武术脚！”

JENNY一欠身，拽着她一只手起来，说：“快走吧，就你啰唆！”

俩人骑上车就往校南门去。这翠湖公园就在校南门外，只需5分钟，被N大的人叫作后花园，建于“文革”期间，当时的军人们在路旁密植白桦树，现如今已森森然一片。六月下午的太阳明晃晃，照得人眼花，好在还不算闷热，不过俩人还没到校门口，脸上都冒小细汗珠了。一出南校门，跨过马路便是直通翠湖公园的林荫大道。青果一进林荫大道就大呼一口气，就听JENNY在耳边大声说：“哎——青果，快看！就在那里！”

青果顺她手看过去，远远见左手边白桦树林子里，两米来高的白布把林子围了起来，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林子里人头攒动，人声嘈杂，一队队的自行车穿进穿出。扎围子口向着马路，门口横七竖八堆

满了自行车。JENNY见了急得叫：“晚了！晚了！”

俩人忙慌慌把车子扔在围子口，JENNY等不及青果把车锁好，拽了她就往场子里跑。

场子里挤满了人，围口处设有大案子，一群衣着时髦的男学生聚集在那里，老远就看见这伙人与众不同：他们留着长发，蓄着胡须，要不就秃瓢，远处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军绿色和黑色。T恤，牛仔，带兜军马裤，大头军鞋，有外语字母的鲜艳棒球帽跟他们的主人一样在树林子里招摇，他们各个不是嘴叼着烟就是手拿着啤酒瓶子。青果心里想美院的人就是不一样，他们站在那里就一个离经叛道文艺范儿，不像这林子里她们学校的人，更别提T大理工科的人了，瞧那一片一片的确良白衬衣和眼镜片子的反光，不用猜就知道准是他们。

闪着阳光的白桦树叶在人们头顶上哗哗作响，画就挂在下面笔直的白桦树上，一棵树一幅，一些画热情似火，红、黄、蓝、绿，有点凡·高的样子，大笔触，大块颜色，画着风景；另一些沉稳、严肃、黑蓝基调，画的是西藏的人物和场景。下午的阳光穿过树叶洒下来，在画上跳跃，让每幅画看起来更加色彩斑斓，光彩夺目。人们挤在树间，擦着汗，谈笑着，踩在树下的杂草和陈年落叶上，尘土扬起来，薄薄一层弥漫在空中，被透过树叶的阳光变成一束束尘埃光柱，交叉穿射在林中，整个林子像是笼罩在光点点的迷阵里。林中的空气有点发闷，带着些微尘土呛鼻味儿，再加上树林里特有的腐叶味儿，杂草和树叶的清香，还有人们身上的汗酸味儿，一个场子像罩在闷热的纱帐里。青果拉着JENNY一棵树一棵树地看，她恍惚起来，觉得似乎穿梭在一个离奇的梦境里，不对，应该说画里，那幅著名的印象派名画，记得那画里艺术家和众多人物在树林里悠闲取乐，好不快活，今儿这也轻松热烈，她擦擦额头上的汗想。

林子深处，一个蓄着齐脖子长发，戴白色圆塑料眼镜的男子，站在一个树墩上，清瘦的一张脸跟他的白短袖衬衣一样苍白，正挥手朗诵，声音又尖又细，他的周围围满了人。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

俩人走到围观的人群外面，听他朗诵。JENNY说：“还真有人在这里表演啊？这不是梁小斌那首有名的诗吗？”

青果点头，转身不远处见李心和他们宿舍的老王、小张、小谢、小周正站在一幅西藏人物画前讨论，李心穿着白衬衣、牛仔裤，站在一堆人里，就显得他又高又瘦。她拉JENNY走出人群，走到几位同学旁，冲李心说：“好啊！有好事情也不告诉我，就你自己跑来玩儿的？要不是JENNY，我们怕是看不到这个展览了！”

“你自己想想这两天都干什么了？我连你影子都没见着！”李心嘴角露出了一丝儿笑意，他脸色苍白，深褐色的头发干涩支棱着立在头顶，一双细长的单眼皮三角眼睛略往里眦，带着点儿倦意，这会儿因见了她，闪着光彩。

青果想想，是的，有两天没去上课了，一直在看一本新书，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昨天看了一天，没去教室，昨天晚上在床上又再翻翻某些觉得精彩的段落，搞得晚了，今儿早上没起来，就又没去教室，可不有两天了。她冲他笑着点头：“回头再告诉你，我这里有本新书。”

老王在旁边冷不丁阴笑问：“什么书？这么神秘！准是三毛之类的。”

青果瞟他一眼，冷冷打量他脑门上厚密油腻的头发：“三毛不错啊！你干吗不喜欢人家？”

“我没说她不好啊，我正喜欢她呢！”老王狡黠一笑。

“放屁！瞧你那德行样儿！”青果笑着照着他的脸就甩出去一句不客气的，老王的脸刷地红了，张嘴还要说什么，见李心和其他几个人都忍着笑，又咽回去。

JENNY忙在中间打岔：“不要讲书的事情了，看画还不够你们忙的？”拽了青果一下：“走，我们到那边去看看，看谁是那两幅画的作者。”青果回头冲大伙儿笑，脚不沾地被她带走了。

一路往围子口大案子走，JENNY一路喊：“真受不了老王，一副小人样子！你真是的，生的什么气？都要这样还不给气死了！他不就嫉妒嘛！淡着他就够他受的了！”老王是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所谓德高望重社会经验丰富之人，可青果跟JENNY就是不待见他，难怪他每见她俩就酸言酸语。

出口处那张大案上放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墨瓶、墨盒和毛笔，好些美院的人各自拿笔，蘸了墨往白布围子上留言。那白围子已经被画得哪儿哪儿都是了，很多人就直接在上面画了他们的画，有写书法的，有留诗的。很显然这些留言者有的是老师，或者市里面的

画家，但最多的还是同学。

JENNY抓过一支笔，笑着说：“我也来签名！”

青果笑：“好啊！你看人家那些人龙飞凤舞，那叫书法，瞧你那屁屁字！你可永垂不朽地落在人家的白布上了！”

JENNY昂头笑：“我偏落，偏落！”

没想桌子后面一个美院男生突然接下她的话茬儿：“没关系，没关系，尽管画，尽管写！写什么都成。”

JENNY马上感激地看看他，扭头冲她的伙伴说：“青果，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其实刚才她俩大叫大笑地，惊动了桌子后面这个美院男生。此人的头发几乎长到肩头，一身军装，只没有领章帽徽，挽着胳膊。他站在桌子后面打量这一黑一白俩人，琢磨这俩女孩儿必是N大的，要不就是T大的？就见皮肤白皙那位一双黑眼睛波光流转，一副不屑神情；她抬起雪白的胳膊，抹了下额上的细汗珠儿，香汗习习，隔着桌子似乎都能闻到；薄薄尘雾里，光斑在她脸上身上跳跃，一张小圆脸在阳光里晶莹剔透，仿佛她周身都散发着温柔的光辉，连圆衣领上菊黄色的小绣花都在发光，她周围的一切都变模糊了。我不是眼晕吧？这是谁啊？怎么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不动声色暗吸一口气，一大口混着杂草和尘土味儿的潮湿空气吸进鼻子。

俩女生谢过他，蘸了墨，举着笔离开桌子，走到一处有空白地儿的围子跟前，JENNY挥笔就在上面歪歪扭扭写：“青果不让留言我偏留！”想一下，又抓过青果手中的笔写：“SHE CAN'T SMOTHER ME！（她别婆婆妈妈来管我！）”

“好啊！抢我的笔！岂有此理！”青果大叫，她正要往白布上写点什么。

JENNY两手一摊，无聊坏笑：“没办法，我的笔没墨了。”

“这里有墨，这里有墨！”身后一个悦耳男声让俩人都吃了一惊，一回头，原来那位美院男生就站在她们后面，手里举着个大墨瓶子。

“谢谢！谢谢！”JENNY又惊又喜，很显然没想到他会跟了过来，还给她们送来墨。

青果这才认真打量他，中等个儿，二十五六模样，一双浓眉横卧在一对又长又大深棕色单眼皮眼睛上，眼眸清澈明亮，眼角上挑，浅褐色皮肤光洁无瑕。见他温和地正笑着端详她，便抿嘴笑了，嘴角旁一个小梨涡冲他闪了一下：“谢谢了，别理我们，她在这儿捣乱，别浪费了你们的墨。”

“谁不在胡闹？大家都玩儿得开心不就得了！”他嘴上说着心里暗惊她好清亮的声音，一时望着她有特点，正愣着，青果微笑冲他点头，就见一排珍珠般

的小白牙在他眼前一晃，那粒粒珍珠立时咬在他心上，咬得他一阵心惊。

JENNY在旁边当然丝毫不觉，问他：“你又不是这画家。”顺手指了下就近一棵树上的画，上面五颜六色，一幅西藏风景。

他笑着点头：“正是，正是。”

JENNY瞪大了眼睛，一只只有墨污的脏手捂了嘴，看看他，又看看画上的签名，问：“你，你——你就是林欢？”

他笑了起来，问：“怎样？不像吗？”

“不是，不是——我以为，以为——”JENNY声音越变越小，最后变成了小声嘟囔：“你是个满脸胡须，彪——”还朝美院那一堆人指了一下。

“我的画给你这个印象吗？”他再大笑起来，嘴角上翘，高挺的鼻子微微皱了一下，青果被他逗笑了。

“林欢！来点墨！”倏地，一个黑影从旁边蹿出来，此人黑面，二十七八模样，满脸黑胡须，一颗大脑袋，一个大蒜头鼻子，小寸头，穿着黑色T恤，身材魁梧。嗯，此人倒像李逵，正是JENNY所谓的彪形大汉，青果不禁笑出了声，JENNY跟她一对视也笑了起来。

林欢忙看了那“黑”人，笑问：“哎，老窦，你什么时候来的？要墨啊？这里有，这里有！”边说边把墨瓶子递过去。这个老窦把他手中的笔伸进瓶子，抬头扫了俩女生一眼，他两眼细长黑亮，犀利如剑，青果觉得好像从黑压压模糊一团的什么东西里射出来两把利剑，照直就射向她，她像被射中了，顿时哑口，收了笑容。

林欢在旁边介绍说：“这位是窦老师，这两位——你们的名字？”

“我们N大的，JENNY。”“青果。”俩女孩忙向他们微笑点头。

窦老师笑了，露出他硕大结实的牙齿，拍一下林欢的肩头说：“哥们儿，别叫老师，我只比你高一届，不敢当，窦斗就是了。”说完转身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白布上。他的字也跟JENNY的一样歪歪扭扭，但不同的是一看就是练出来的，故意露出来的单纯和稚气，煞是可爱。

这时李心他们一伙人带着人类学教授JOHN过来。JOHN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是系里那位刚从美国回来的主任请来的专家，讲一学期人类学。老教授六十多岁，银白头发，淡蓝色眼睛，清瘦修长，穿着白衬衣、浅咔叽布裤子。李心一如以往在他周围鞍前马后地服务，这不就带了他过来见画家。

李心指着林欢问：“你就是这画家之一吧？”

林欢笑着回答：“是。”又转身扬手向后一指：“这

风景基本上是我的。我林欢。”

李心忙给JOHN介绍。

JOHN非常优雅地伸出手跟林欢握了一下，笑着说：“NICE TO MEET YOU！”

“很高兴认识你！”李心给他们翻译。

“你好！你好！”林欢腼腆地笑着，把有墨迹的脏手往身上擦擦，尽管手已经握完了。

JOHN看着林欢的眼问：“你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个地方来做你们的展览？而不是什么正规的地方，我是说画廊啊，什么的。”

这回JENNY抢着给翻译，她最好在人面前展示她流利的英语，现在众目睽睽之下，她可不会放掉这个绝好的机会。

林欢看看JOHN，又看看JENNY，有点局促不安：“嗯，我们选择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这里不需要审批，这片林子是公共场所，又离几个大学近，同学们都是我们的观众，我们到这儿围起布来，就可以让公众看到我们的作品，我们想展什么就展什么。”

JOHN听完翻译，跟他会心一笑：“那么想在正规场合展出你们的作品是不是就很难？”

林欢笑得很爽快：“当然，几乎没有可能，审查很严的。”

JOHN来兴趣了，问得很认真：“你们画这样的东西在学校里不会受到批判吗？老师和学校允许吗？”

林欢轻摇头：“不会，老师应该没什么问题，学校也不会有什么問題，不过他们不一定那么认同，觉得我们是在模仿西方。”

“那你觉得自己是在模仿吗？”

“当然不是！我画的是我内心的东西，我内心的感受。”他回头指一幅颜色浓烈、笔触奔放的风景画，那上面红色的树像是着了火，他的声音跟他的画一样充满了热情，“这些都是我内心的写照，要爆炸、要燃烧的感觉！跟我们这令人激动的时代一样。”他话音一落，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

JOHN听了高兴得又笑又点头，眼里闪着光，又问：“那你就没有被什么西方的艺术家影响吗？”

“当然有！凡·高是我最喜欢的画家！”林欢故意大声回答，像是向周围所有的人宣告。

“那你有没有看过他的原作呢？”

“怎么可能？！在中国很难看到的。”

“你连原作都没有看到过，那你的学习和创造令人惊叹，而且你画得也很好！我很喜欢。”JOHN教授认真真地对着他讲。

听完翻译，林欢一脸通红，咧开嘴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连说：“谢谢，谢谢！”

JOHN又问：“还有一位做展的艺术家呢？”

这时窦斗在人群外喊：“我去把他叫来！”

青果回头发现他们周围已经围成了一个巨大的

圈子,大家都围在周围,听这位美国教授发问。

没一会儿,窦斗领了一个矮胖墩儿过来,此人留着平头,穿白色T恤、牛仔裤,圆脑袋、圆身子、圆眼睛,整个一个球。林欢一见他就把他拽进圈子里,给大家介绍:“他就是参展画家之一皮皮!”

“哄”的一声,四周都笑了。皮皮站在林欢旁,不知所措地也跟大伙儿一起笑起来。

JOHN又开始提问题。青果觉得有人拽她的胳膊,一回头,窦斗正对她使眼色,让她出去。她莫名其妙地看他一眼,他却固执地冲她点头,她只好挤出人群。

窦斗低下头,在她耳边悄声说:“不要扭头,不要乱看,你后面和前面这几个,都是便衣,安全局的,你得告诉他们不要再问问题了,一会儿你们的教授就得问西藏问个没完。”

青果一听,惊得僵直了脖子,不敢乱看,两眼飞快瞟一眼他所指的那几个人:二十五六到三十岁的样子,面目陌生,一看就不是N大或T大的学生,更不是美院的,他们大都穿白衬衣,深蓝或军绿色裤子,各个神色警觉。她心里说:大事不好!可怎么去阻止里面热火朝天的讨论呢?西藏可不是个好题目,尽人皆知,西藏早成为一个敏感话题,可这里一半的画都是这个题材,美国教授跑不了要问,她看看窦斗,发愁地跟他小声嘟囔:“怎么去打断他们呢?”

窦斗往人群里面瞅了一眼,小声说:“我先去喊我们的人,然后你趁乱把你们的外教搞走。”

青果点头,然后又钻进人群里,挤到李心旁边。

就听见窦斗在圈外喊:“林欢!林欢!出来一下,有人找!”

“哎!”林欢昂头朝圈外喊了一嗓子,向大伙儿点了一下头,往外挤。

青果赶紧往李心身边凑凑,可是他个儿高,够不着,她干咳一声,李心马上反应过来,朝她低下头。青果在他耳边悄声说:“快带JOHN走,这四周都是便衣!”

李心一听脸上的神情僵住了,眼珠向四周转了转,也不管JOHN正在和皮皮说什么,就打断他们:“要不我们再去看看他们的作品?”

JENNY莫名其妙地回头,青果早过去暗中拽她,说:“走啊,走啊!”

JENNY又好奇地看了青果一眼,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他们连拖带拉,把JOHN带出人群,周围的人这才散开了。

等人散开,青果才把便衣的事情悄悄告诉JENNY,听得她瞪大了眼睛,小声说:“我一直在这里当翻译

呢,很得意,人家在暗处不知看得有多清楚!”说完眼睛四下搜寻,小声惊呼:“是不是你左前方那个,穿军裤的?还有那个穿浅蓝衬衣的,正前方。我来数数,一,二,三……哼!有五六个呢。我认识他们,这些个雷子,我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来。”

“小声点,你还怕人听不见啊!”青果甩她一句。

一眨眼,李心带着JOHN出了圈子,想必把他劝走了。青果松了一口气。回头跟JENNY说:“我们也走吧,这里可没什么好玩儿的了。”

她们走到圈子口,林欢站在那里,正跟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说话,此人一头乌黑头发,留着偏分,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中等个儿,穿一件白色短袖、深蓝色西裤。林欢一见她俩,丢了说话的人就跑过去说:“青果,JENNY,不要走,不要走!这里一会儿就完,我们一起去吃一顿,今天你们帮了很多忙,要好好谢谢你们!”

JENNY一听兴奋地扭头看着青果,拖长了声音自问自答:“咱们去吗?咱们去吧!”

青果也高兴问:“你真想要我们去?我们可跟你们的人都不熟。”

“不熟没关系,一回生两回熟嘛!来,来。”林欢回头,左手往后让,指着 he 后面的那位三十多岁的男人,把她俩引到他跟前:“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鼎鼎大名的《艺术》月刊的编辑,陆华,陆大编辑,他专门从北京过来支持我们,我们不胜感激!嗯——这两位是N大的学生,青果,JENNY。”

陆华抬起向外凸出、像是肿起来的上眼皮,不冷不热打量她们,没张口。

俩女生忙微笑点头。青果最怕跟人寒暄,虽然林欢的热情笑脸在挽留她们,但很明显眼前这位编辑却不一定有兴趣跟她们聊什么,就拉了下JENNY的胳膊告辞:“我们就不多聊了,先走了。”

见俩女生要走,林欢忙把餐厅地址跟她们落实一遍,又再三相邀,这才放她们走了。

林欢和陆华目送俩女生走出圈子口,突然一位精瘦、长脸中年男人站在他们面前,问:“你们俩谁是林欢?”

林欢打量这位陌生人,一身蓝布便装,知来者不善,把陆华往后一拉,跨步往前站在他面前回答:“我就是。”

那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另外一位皮皮呢?把他找来,我有话要问你们。”

“好。”林欢转身给陆华使个眼色,找皮皮去了。

陆华知道找麻烦的来了,可一想林子里这些画有什么啊?他身子往前一探,明知故问:“请问同志你是谁?你有什么事情?”

那人瞥他一眼,没搭他的茬儿,他正要再说什么。

林欢已经带着皮皮过来,那人朝他们紧走几步,带他们走到围子外面去了。

围子口外面堆着百十来辆自行车,横七竖八摆了一地,人们仍然蹚进蹚出,熙熙攘攘,谁也没注意到自行车后面,两个主角跟公安正进行一场严肃谈话。

等公安离开,陆华立刻过去关切地问:“怎么样?怎么样?没事吧?”

“没事,没事!就吓唬吓唬我们,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又没打砸抢,也没反党反革命,我就不信能把我们怎么样!”皮皮声音发紧,变得又尖又细,差点叫起来。

林欢把食指放嘴上“嘘”他一声:“人家正找不到茬儿呢,你干吗去送死?我们做我们的,不理他们!”

陆华笑:“好,看来就给你们一警告,不要怕,你们的東西没什么。”

俩人点头,都松了口气。

庆功宴

下午6:30,青果好不容易才下决心去赴宴,市里那家正宗老牌俄国馆子“狮子林”起了决定性作用。这餐馆据说由一个俄国人开在二十世纪初,里面的俄国大菜非常地道,在T市享有盛名。馆子坐落在市里老租界区,从外形看是一座三层楼半圆形欧式建筑,门口有一连六根大石柱支起来的拱形门洞廊子,石柱上有西式雕花,门楼用石料雕成,漂亮的花纹下,刻着“狮子林”三个大字,沿街三层楼落地玻璃窗吊着厚厚深红色金丝绒窗帘。每次青果从那家餐馆门口过,都让她联想起苏联长篇小说里的情景,想起安娜的哥哥吃生蚝的地方,或者皮埃尔去过的地方,很想进去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个光景。她曾想象过,厚重的金丝绒窗帘把繁杂喧闹的世界隔在外面,里面昏暗中烛光摇曳,四处摆着真皮沙发,墙上挂着古典油画,精致的瓷器,漂亮的红酒玻璃瓶子,水晶酒杯在烛光中晶莹闪亮……想是想,可她从来也没敢进去过,估摸着一顿还不得把半个月的饭票都吃下去,所以每次路过她只有张望的份儿,可今天这个机会简直太好了。

让青果大失所望,当她和JENNY走进狮子林,里面的陈设把她脑子里的图像消除得一干二净,除了那一弯深棕色半圆老式木头吧台还有点气势外,一切看来都那么廉价和平庸。方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可新式的椅子上裹着鲜红廉价腈纶平绒罩,这哪是皮埃尔可能待过的地方?太喜庆明亮了。正失望呢,就听JENNY在旁边一个劲儿感叹:“多豪华啊!太高级了!青青,咱们今天可来了这最高级地儿了,我可

得大大地吃一顿,别客气,不吃白不吃,反正有人埋单,你可别装淑女,那可就傻了!”

青果笑着冲她猛点头。

俩人上到二楼,林欢在一个包间门口迎着她们,把她们让了进去。房间不大,刷着灰白的墙,几张方桌子拼成一大案子,放在屋子中间,二十来个同学都挤在门口,里面坐着几位上了年纪的,估计是他们的老师,市里的几个知名画家、陆华、窦斗也在座。林欢和皮皮忙把她们引进屋,让她们在陆华和窦斗对面坐下来。青果见了这嗡嗡作响的一屋子人,刚进餐馆的失望才稍稍减轻点。

林欢和皮皮并肩站在桌子一头,皮皮端着杯酒,拿勺子敲敲,顿时,屋里静下来,皮皮仰脸大声说:“今天,我们终于在T市的公共场所第一次向社会公开展示了我们的作品,首先,我们要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尤其是,我们要感谢远道而来的陆华同志,感谢他对我们的支持。”他举杯向大家环视一圈,说:“谢谢大家!”然后一口都喝了。

在座的都举杯,干了。窦斗给青果倒了大半杯红葡萄酒,她学大家一仰脖子也喝完。紧接着,老师同学一个个都站起来发言,祝贺鼓励,说得青果跟JENNY面面相觑,没想到这么正式。青果天生就怕开会,能躲的都躲了,她幸灾乐祸跟自己笑,今天可是自投罗网,瞧这顿饭吃的。没一会儿觉得心热脸红起来,她知道是酒劲儿上来了,还从来没喝过那么多酒呢,正恍惚着听人发言,就见陆华在对面站起来说:“很高兴今天到T市看林欢和皮皮他们搞的这次活动。虽然不能和现在国内各个省份大的活动相比,但是,这在T市是个好开头,我们需要更多、更剧烈这样的活动。所以我无论多忙也要赶过来,来支持,来鼓动。”他特意转过身又对着门口坐着的美院同学们,“现在全国各地的新美术运动已经起来,各地的艺术家群体已经对顽固的、旧的条条框框开始颠覆性的反叛,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希望T市的艺术家也动起来,像皮皮和林欢这样动起来,中国新美术的局面就要到来,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话音刚落,包间内就响起一阵掌声。

青果歪头跟挪到旁边就座的窦斗说:“整个煽阴风点鬼火之人!”

窦斗笑:“有点红卫兵的劲儿。”

发完言,服务员开始往桌上上菜。房间里人们分成堆热聊起来,今天公安的光顾和警告是个大故事,当然是餐桌上的主要谈资。皮皮和林欢这会儿看起来既骄傲又得意,一副满不在乎的劲儿,当时的恐惧和紧张一扫而光。

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酒劲儿上来了,青果的心脏“怦怦”乱跳,她心慌得趴在桌子上,拉JENNY要她

倒点茶来。JENNY正跟人聊得热闹,没听见。林欢远远早看见了,忙过去扶着她问:“青果,你不舒服吗?喝多了?”

“有点头晕,可能是喝多了。”她满脸通红。

旁边窸斗忙说:“我没给她倒多少,最多就大半杯。”

林欢不由分说,倒了杯热茶放她面前:“把茶喝下去会好点儿。”青果忙谢他。

青果喝完茶,起身去卫生间。站在水池边拧开水龙头,捧起凉水往脸上淋几下,一抬头瞥见镜子里自己绯红的脸,一双眼睛因兴奋炯炯发亮,便拿手捂着发烫的脸自言自语:“好啊,艺术家的造反运动!”她愣神盯着镜子,突然一个念头在脑子里闪过:对,毕业论文就做这个题目!这个新美术运动应该很有写头,新颖又有趣!她庆幸今天看了这个展览,认识这些人,要不然一天在宿舍里睡觉,怎会知道这外面的世界都已经闹翻天了?

回到包间,她已经完全清醒了,隔桌子笑着对陆华说:“我现在正在做硕士论文,想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写这个新美术运动,你看怎么样?”

陆华一听喜出望外,本来就近视得往外鼓的眼球更往外拱了一下:“哦?这有意思!我正想有人能从这个角度来写文章,我们的人都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从社会学的角度真是太好了!”

没想到她的想法立刻就被这个人接受了,他的鼓励让她开始有点放松,又问:“我可以去拜访你吗?我想对这个运动做个调查,找点资料……”

“没问题,尽管来!我随时都欢迎。我那里有全国各地的材料,应有尽有,恐怕谁也没我那里多。”说着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她:“到北京后就打这上面的电话,有三个在这里,总能找到我。”

“好!谢谢!”青果很高兴,居然事情就这么简单,她正犯愁写什么题目呢,此人其实没一点架子,有的是热情。

林欢过来,听说了此事,忙伸手给陆华,说了几声谢谢。陆华拍了一下林欢的手说:“小林啊,你谢什么?我这又不是帮你。”说得大家都笑了。

饭菜都上来了,一小罐一小盆的,好些上面糊一层白白的黏东西。青果用叉子挑出一块尝尝,奶制品,很香,下面是烤的东西,模糊不清,忙拉身边JENNY:“快尝这个,好吃。”

正巧林欢站在背后,忙向俩女生介绍:“你们都尝尝,奶酪烤羊杂碎是这里的名菜。”

JENNY一听忙下叉子,青果却悄悄收了刀叉,她怕吃内脏。

在林欢和皮皮的躬身敬礼中,老师们终于走了,大家这才放松起来。陆华坐在台子正中,开始讲全国各地的艺术家群体最新搞的事情。他的声调平和,各个省市的活动和艺术家群体都在他脑子里,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张口就来。听起来就跟闹事似的,全国各地的活动少则几人,多的都上千人。闹得最响的是厦门达达艺术家群体的反艺术活动,他们把展览搞到福州美术馆,把参展作品改装、毁坏,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都烧了。真是各式各样,花样百出,反叛的宣言响彻云霄,教室、宿舍、城市广场、街边、公园,还有今天的树林子等等都可以变成展览活动场地。青果跟JENNY恨不能伸长了耳朵,把所有新鲜的事情都听进去。餐桌上的酒早就喝光了,皮皮不停吆喝人过来倒开水,屋里的人各个面红耳赤,群情振奋。

夜已深,陆华抬头环视一圈,说:“如果再不走,回北京最后一趟车就赶不上了,我得走了。你们大家都有我联系号码,有什么事情尽管上北京来找我。希望大家都动起来。”

众人派林欢和皮皮送陆华去火车站,这才都散了。

李心

第二天青果起了个早,因为有JOHN的人类学,就是再懒也不想缺了他的课。等她连撞带碰踩着铃声进教室,已经是一屋子人了。JOHN站在讲台上,大家都抬头看她,李心霍地从第二排中间的一个位子上站起来,走了出来,把位子空出来,让她进去。青果顿时窘在那里,好像只能接受。在全屋子人的注视下,她低头,脸红着在李心让出来的位子上坐下,而他则悄然坐到最后一排。还嫌不打眼啊?!绅士味儿也不用这样非得做给大家看啊,也太各了吧?!她虽尴尬得面红耳赤,不过心里却很受用,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献殷勤,真是件很好受的事情,更何况献殷勤的人是心高气傲又出类拔萃的李心。

后面的幻灯机开了,教室里所有的日光灯都关掉。JOHN开始讲非洲平原上的一个土著部落——MAYA(玛雅)族人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从JOHN一来,当他第一次把他非洲大平原的幻灯片打到419号大阶梯教室的SCREEN(银幕)上,就把大家带进一个神奇、美妙的世界。JOHN在非洲陆陆续续待了有三十年,是美国甚至世界上研究MAYA部落文化的权威。这是青果有生以来第一次听人类学,没想到这么有意思,给她开了无数的天窗,她几乎立刻就接受了JOHN的文化相对论。

下课铃响了。

李心过去坐在青果旁边，低头问：“昨天你怎么知道有雷子在场子里？”

“一个美院的人发现的，他告我让你们快走。”她笑吟吟看着他。

“是那位有黑胡子的？”

“对啊！你怎么知道？”她诧异地问。

“哼，我看他就像个雷子！”青果乐了，他笑着又问：“昨天你说什么书，是什么书？”

“哎呀，可是本好书！是这两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你有听说过吗？”见她开始要热情介绍。他在嗓子眼儿里轻咳了一下，看她一眼，问：“咱们出去，行吗？”

她知他烟瘾犯了，嗔怪道：“我看你成天这样，你要死啊！我整天地吃你的二手烟，真够我倒霉的！”

他转过头来，笑道：“不至于，不至于。”

他们都站起来，他侧身让她先出门，随她走到教室外面的过道里，他熟练地给她点上一支，又给自己点上。青果看看手里的烟笑：“真是近墨者黑！”

“NO，NO，是近朱者赤，你没见我很正吗？这样才公平，哪能总让你吃我的二手烟，我也得吃吃你的才对。”

“你怎么就这么感觉对？你还真以为你就是真理的化身？……”她话里带着揶揄。

没等她说完，他抢了过去：“你是这么觉得的？谢谢你告诉我，确实，真理总在我手里，因为真理只能在一个有智慧的人手里。”

“你的意思我们都是些蠢人……”青果白他一眼，反唇相讥。

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我可不敢这样说，尤其不敢说你，这个是真心话，别的人可就不好说了。”

她一撇嘴：“真荣幸，被你高看了。”

他把烟举到眼前，瞥了一眼冉冉升起的青烟，问：“是吗，高看了？”

俩人四目相对，都憋不住笑出来。

这时JENNY跳着过来，问：“你们笑什么呢？”

“没什么，嗯，你说他是不是经常都太自以为是了？”青果拿烟朝他指了一下。

“这是大家公认的！那还用说？”JENNY冲口而出。

“看，看，这可是大家的想法。”青果趁机打击他。

李心笑着招架：“我从来都不和女人斗，况且还是两个，我投降得了！”这时铃声又响起来，他们都住了话题，回到教室。

两年前入校后一两个星期，班里所有的人都彼此熟悉，可青果因为缺课和不参加班里的聚会，又成

天爱睡，搞不清谁是谁。一次电脑课临时改在机房，就她一个人浑然不知。她兴冲冲跑到教室，没一个人在那儿，只好沮丧出来。一出教学大楼，就见李心正好骑车路过，她张嘴就喊，可不知他叫什么，只好“喂！喂！”大叫。

李心一见到她就笑了，一双长腿往地上一支，远远停在路中，望着她问：“你怎么今天来上课了？”心想她准不知道我叫什么，等她气喘吁吁跑到跟前，才说：“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姓李名心。你青果吧？很难得见啊！”

他被他说得羞红了脸，边喘边问：“课改了？人都没一个！”

“改机房了，走吧！我带你过去！”

她跳上他的车后座，他长腿一蹬，车走了。青果感觉有点怪，跟这个人应该说不认识，居然现在就离这么近坐在人家的车上，她抬头看看他的后背，这人可真瘦，虽说骨头架子在那里支着，但是在洗得薄薄的确良白衬衣里，单薄的身子晃悠悠的，一条牛仔褲扎在外面，显然也太肥了，腰间裤子和衬衣的褶子都挤在一起。她坐在后座上一直没说话，不知该说什么。

“我们班的男生都在打昕你。”还是李心打破了沉默。

“打听什么？”

“都在问班里考第三名的女生怎么总见不着人影，是不是被她男朋友掳了去不放回来了？”

“无聊！懒得理你们！看看你们那些贼眉鼠眼的样子！”

“喂！你也不能过分骄傲了吧？”

“不是小人是什么？还不认识就打听人家有没有男朋友，叫人烦。”

“嗯……这你的看法就有失偏颇，古人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岂非人之常情？你又何必生气呢！”他一句话倒把她说住了，再说什么不更显得小气了，她便闭了嘴。

俩人聊了几句，青果知道他就是N大的子弟，他祖父便是外文系那位全国知名学者，李涌琳，大翻译家，青果酷爱的好些名著都出自他祖父之手。他从小被祖父母带大，这回是直接由郊县的工厂考来，连大学文凭都没有。

到机房门口，青果等他弯腰锁车，就在他一抬身向她走来时，更觉得他人修长又苍白，清瘦的脸上就剩下高挺的鼻子了，连走路都是晃的；一双浅褐色细长三角眼，疲倦而无神；嘴唇很有质感，厚薄适中，轮廓分明，放在他消瘦的脸上稍稍显得有点大。他皱了眉，站下立在那里，从衬衣兜里掏出烟来，熟练弹出一支，叼在嘴上，点了，随即深吸一大口，再吐出来，这么些动作，就在一眨眼间做完；又发现他的手指也

同样苍白,修长,指甲很漂亮,紧紧包着指头,修得整整齐齐,那烟就粘在他指尖上,任他摆布,服服帖帖。见青果愣在那里,他说:“快走,要迟到了。”俩人忙跑进实验大楼。

一进校,JENNY就是班里的中心人物,她天性就喜欢被所有的男生围着,到哪里都大叫大笑地,跟人伶牙俐齿,话茬子接得快,班里的男生没几个是她对手。那次电脑课后没多久,冬天到了,JENNY要过生日,她兴冲冲跑到青果的宿舍说得开个PARTY。

青果白她一眼问:“你有多少钱?要请多少人?”

JENNY得意说:“钱嘛不多,100块还是有的,请十几个人没问题。”

“我看你这个月不要吃饭了!”青果杵她一句。

“反正这个月就什么都不买了,饭菜票够吃就得。”她说得嬉皮笑脸。

N大和T大说起来在全国都有名头,是老大学里的老的。N大在抗战时曾与另外两所名校斐声西南,现在已经是一所综合性文理大学;T大则建于清末,将近百年的发展,成了全国知名的理工大学。两校之间没有围墙,只有一条五百米的小街,走过中界,就进了T大。小街两旁商店、小饭馆林立,是两校学生最爱的地方。JENNY的生日PARTY就选在街上的一个小火锅馆子里。馆子位于T大那头,等JENNY和青果进去时发现男生们早到了,他们占了两张桌子连带几条凳子,在拥挤不堪、冒着白色水蒸气迷雾的小餐厅里向她俩兴奋招手。屋里摆着二十来张桌子,JENNY把班里的头头脑脑都请来了,班长老张,支书老王,班里所有的党员,还有她觉得对眼的,当然包括李心。

青果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李心挪了过去,问:“可以吗?”指了指她旁边的位子。

她点下头,看看他没说话。这会儿他穿了件深蓝色衬衣,外套一件黑色毛衣,脸显得更苍白了。等坐下了,他便客气地跟她笑一下,从左胸衬衣兜里掏出一包烟,她瞥一眼是大前门,他又说一声“对不起了”,便熟练点着,深吸一大口,旋即吐出来;烟屁股晃悠悠叼在唇上,他眯缝着眼,伸出左手,五根修长的手指在一个玻璃杯的杯口上用指尖就那么一提,杯子落到他跟前;接着,用右手的食指和拇指从嘴上捉了烟,在指间翻了一下,无名指轻轻在烟杆子上往玻璃杯那么一弹,烟灰落进杯里,优雅又帅气。哇!青果在心里惊叹一声。

他好奇地看她一眼,见她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两眼冒光,便含笑问:“要不来一支?”

她点了下头,眼里都是兴奋,这个人把烟抽得让人不抽都不行了,怎么着也得试试。她从他手里接过

烟,笨拙地放到嘴上,他修长的手指就在她眼前一打,举着个银色的打火机给她点了。

青果小心吸一口,有点苦,还有点辣,真的有点香。她再吸一口,立刻呛得吐了出来,说:“让我吸真是浪费了你的烟。”

“怎么会?又不是什么好烟。你不要往肚子里吸,这可对人不好。”

“那你为什么死命地往肚里咽?”青果乐了。

他手捉了烟笑:“我这是老烟枪了。”

老王在桌子对面嚷:“李心你就少抽两支吧!把宿舍搞得乌烟瘴气不算,这里空气本身就不好,还把这也搞得气都喘不上来,”又指指青果,“看!还带坏无辜的革命同志,你可不要跟他学!”说完跟青果又瞪下眼。

一桌子的人都笑了起来。

JENNY跳过去,拍了下李心的肩膀说:“好啊,有好东西也不叫我尝尝!来一支!”

李心忙抽出了一支给她,对老王说:“看见了,这不是我拉拢腐蚀的,是她自己找来的!”

“好了,好了!”老王阴笑:“要贡献就得多贡献,不要男女不平等嘛,来,来……”他把手伸给李心,大家都哄起来,李心笑着把烟盒从右上衣兜里掏出来,交给老王,说:“谁叫我才写了入党申请书呢,只好贡献了。”

老王一把抢过去,跟一桌子人分。

听他说完最后一句,青果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什么?你写了入党申请书?真的假的?”

“真的。”他一脸诚恳。

“你想入党?”她更奇怪了,眼里露着讥讽。

“对啊!”见她马上就要奚落他,便微笑放低声音,“看看,党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不是吗?如果像我们这样品质高尚的人不入党,我们怎么能真正地发挥作用呢?”青果听着他的奇谈怪论,还真是无懈可击!上次他说他高中毕业就在工厂里干,算下来也快干了十年,不像个头脑发热的热血青年。她笑着诚心诚意地说:“你的想法跟众人不同,真难得!我是没你的那些理想,你这样想还真让人佩服。”

李心往深处注视她,其实从一进校他便注意到她,她在班里一天懒散、心不在焉、不爱答理人的劲儿,早让他好奇,这会儿见她眼里满是讥讽,倒激起表白的冲动,他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多么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为理解马克思的理论通宵看《资本论》;为雷锋精神,我可以每个周末都在外面去做好人好事;那时是献身,没日没夜地看书,跟人探讨,付诸行动,为的就是那个理想!”说到这里,他停住了,两眼放光,刚才眼里的疲惫一扫而光。青果挑眉望他,忍着没笑,很想听他把话说完。

他自嘲地笑了一下,说:“就因为这样,我经常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身体虚弱。”

“你是否现在还这样啊?我看你一天到晚疲惫不堪的样子。”她仍在奚落他。

可他根本没在意,语气更为诚恳:“你不知当我到了工厂,做着最低贱的工作,真正的现实给我的打击……”他停下,眼里仍然闪着光亮,看了她一眼,“我从来都没有想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如此低贱的工作,有如此低下的等级!”他又抽出一支烟,点上,细长的手指微微颤抖。

青果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被他撩了起来,她努力控制自己,定睛看着他。

他吸下去一大口,慢慢吐出来,放慢了语速:“在工厂的时候,我是个工人,我能做什么来改变这种生活状态?我干了很多事情,”他微笑,“譬如劳保、福利、权益等等,我得罪了厂里大部分领导。我还跑去建娱乐室,主持读书会,可是这些都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他又自嘲地苦笑了一下,把烟从嘴上拿下来,眯缝了一下眼说:“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可是我相信意志的力量,意志是无坚不摧的钢铁,有了它什么都可以实现,所以我要入党,我得考研究生。”

她望着他笑了。

看得出来她的笑再没有一点嘲讽的意思,是发自内心的欢喜,就在刹那间,周围的同学,桌上的饭菜,什么都与他们无关了,他也没再往下说。很多年以后他跟她说,他永远都记得那天晚上在那家嘈杂狭小的餐馆里的笑容,就像一朵花儿在他眼前盛开。

从那天晚上以后,他们变成了交心的朋友,这点让他很欣慰。其实他很享受跟人心灵沟通的那一刹那,让他精神振奋滔滔不绝,只是他一生里不那么容易碰到这种情况。两年前他读到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很激动,改变了很多想法,他的思考变得深邃起来,常常超出现实这个表象世界,他越来越感到自己不合时宜,难得与人沟通,所以他从来不屑跟人辩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他都怀揣着一颗高傲的心俯瞰着这世界。其实他没意识到他的内心多么渴望与人分享,他在高处的心是多么的孤独。青果身上不知什么点燃了他的激情,让他有渴望时常向她倾诉。他问自己,我是爱上她了吗?他立刻果断否定了这个假设,以往的经验告诉他别轻易爱上谁,过去往往在他对一个女人倾注完所有的热情后,就会倒了胃口。女人除了虚荣、自私、愚蠢还有什么?就如老话说的头发长、见识短,男人却常常因为欲望对女人抱有神秘、浪漫,甚至诗意的遐想。他常自嘲却又明知故犯,因为他是个男人,正值冲动的年龄,面对女人无法不动心。他发现叔本华说得没

错,一个人要时常控制自己的欲望,别让它把一些高尚美好的事情弄败了兴。青果跟别的女人能有什么质的区别?第一学期完了,他发现对她的心思居然没减,他奇怪她身上不知哪儿来的淡漠和自信,他会尽量在她面前控制自己,面对她坦诚的黑眼睛,觉得没法有非分之想,他怕在她眼里自己变成猪狗,可真的能控制得住那种不由自主的热情和喜欢吗?

看来JENNY的客没白请,她很快被老王定入党重点培养对象,李心既窝火没把党员名额给他,又忌妒老王利用职权向JENNY献殷勤,私下里跟青果抱怨,逗得她大笑:“你是不是想献殷勤献不上,就嫉妒了?”

他赶紧狡辩:“给她献殷勤?我总觉得她有一股子臭脚丫味儿,你就不要开玩笑,你看她粗得像个农妇!”

“别酸葡萄了,”青果很不以为然,“你可真够损的,你的聪明才智也不要用在这上头。”JENNY是学校女足球队的队长,长一对儿小粗腿,爱穿球鞋,这些都没错,不过那也是女研究生宿舍楼里的出色人物。

听见青果的奚落,李心尴尬笑着承认:“是有点损,只是我一见支书拉着她的手在那里依依不舍的,就变恶毒了。”

青果笑道:“别不承认,你是嫉妒了,你自视太高,觉得凡是你看上的女生都应该首选你才对,跟你调情才对,你有挑选的权利,人家没有。可事情偏不是你想的那样,人家偏要去和你看不中的人调情去,也许她就认为那人哪儿都不比你差呢!你气也白气的。”

一句话说得他乐了,喜她挖苦的是地方。

那天天色晚了,他们逛到校园正中的星湖边,对面图书馆一栋楼灯火通明,明亮的灯光映在湖面上。浓密的柳树下,一对对情人坐在石头凳子上卿卿我我。俩人坐下,他把烟往她跟前举了一下,她摇头,黑暗里他自弹出一支,点了,深吸一口,缓缓吐出来。又过了片刻,他转头看着她,眼里闪着湖面折射过来的灯光:“我有时总在想,我这一辈子是为个什么?我要的是什么?什么才是一个实质性的东西?”

青果静静地没搭腔,等他的下文,他又深吸一口烟,说:“其实就是一种人与之间的关系,不是吗,一种舒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在这个世上有什么可求的?没有,什么也没有。我想要的,想建立的就是一种舒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等他说完,青果笑起来:“我看你也该被叫作‘无事忙’才对。”

李心忙笑:“我可不是贾宝玉。”

她点头笑:“很像啊,只可惜你没生在那个时候。”

不要以为把你比作宝玉玷污了你，这世上有几个人可配他的？他身上的东西可是生来的，这世人又有几个懂他的？他们哪里知道他的心？！”

李心再看她一眼，没再说什么。

就在那个冬天，一天下午的太阳正好，JENNY和青果说笑着从教学大楼往宿舍走，远远就见冻得死死的星湖上，有两三人滑冰，青果眨眼说：“JENNY，你看那不是李心吗？他滑得简直太帅了！”

果然是他，穿着深蓝色的防寒服，戴一副血红的毛线手套，围着同样红色的长围巾，头上戴着深蓝色的毛线滑雪帽，弓着腰，两臂反握放在后背上，脚上一双雪亮的长冰刀在冰上飞驰，身体随之左右摇摆，行云流水，身轻如燕。冰刀在冰上一闪一闪，反射下午温暖的阳光，在灰白湖面上滑出了一个雪白的大圈。

JENNY一看急得招手大叫：“李心！李心！过来！过来！”

就听冰刀在冰面上“嘎吱”一声，李心转身急刹停住了，一见到她俩，开心笑起来，脚下一溜，滑到她们跟前，脸上少有的泛着血色，光彩熠熠。JENNY冲他大叫：“李心！你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吗？我们刚从中文系那边过来，知道你得第几名吗？”

李心嘴角挂了一丝儿笑意，微喘着气：“第一名？”

“你知道啊？”JENNY又叫。

“写的时候就知道，我的东西怎么可能不是第一名？”说完又自负地笑了一下。

“哎！看把你得意的！”JENNY又说。

青果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只笑眯眯望着他，为他高兴。两个星期了，学校里闹翻了天，中文系举办全校小说征文大赛，在教学楼二楼上贴满了所有投稿，供全校师生选读，旁边放了个无记名投票箱，最后居然是李心的稿子得了头奖。今天他们才公布消息，俩人实际刚从中文系看榜回来。李心写了一个工厂女工的故事，她卑微而又善良，让人看了不胜欷歔。青果知他是有感而发，也许那人就是他最熟知、亲密的人。他文章里流露出来的悲悯之心打动了所有的人，还又发现他文字很好，比那些中文系的人不知强多少。

李心伸手向青果说：“我刚去宿舍找你，在这里等你半天了，快去换冰鞋，我带你几圈。”

青果忙摇头笑：“谢你，不，我才不滑呢，昨天体育课把我摔得现在左边身子都还在痛，我得歇两天。”

“就得摔，滑冰就是摔出来的，不要怕，摔摔就会了！”李心忙说。

“不！我现在是老了，摔一下就痛得要死，半天缓不过来，你滑得那么好，我真佩服，你都怎么学的啊？”

“打小就滑，天生的。”

“吹牛吧！李心！”JENNY在旁边说。

李心急了问：“真不想学了？我这免费教练在这里恭候着还不想学？”

青果一听笑了：“好，你等我们，可约法三章，不能让我摔了，得在旁边把着。”

“行，行，行！快去换鞋！”

青果拉JENNY回去，俩人提着鞋出来。

在李心的教导下，一个冬天下来，JENNY会了，青果还是滑得歪歪斜斜。一天李心恨铁不成钢地说：“根本的原因是不舍得摔。”

青果跟他眨眼：“宁肯滑不好也不狠命摔，痛在身上多不值啊，能凑合滑着走不就行了，干什么凡事要最好呢？你看错过了摔也不知道疼的少年儿童，现在老了来摔，这不跟自己过不去吗？何必强求呢！”

“你这是什么逻辑？！”

青果笑着哼一声：“我告诉你，我是个不求上进的人。”

李心只得苦笑作罢。

夜会

吃过中午饭，青果正懒洋洋想躺下。外面烈日当头，热得透不过气来，她把短裙和背心都脱了，套上薄薄的睡裙，就听见楼下一个陌生的男生喊：“青果！青果！”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她没好气地想：谁啊？大中午的！赶紧挪到窗户跟前，一探头，见林欢像一只没头的苍蝇推着车对着楼下物理系女生的窗户大叫。她赶忙止住他：“喂！在这里呢！你等着，我马上下来！”他一扭头见到她，咧开嘴乐了。

青果胡乱套上条连衣裤，趿了拖鞋，跑到楼下，见他一头大汗地站在太阳底下，就笑了：“也不知在哪里就一通乱喊，声音又那么大，就不知道这是午睡时间？”

“我哪知道你在哪个房间？你又没告诉我。我就知道你们研究生女生楼是这栋小砖楼，不乱喊我能把你喊出来？”林欢兴奋得脸都红了。

青果心里好笑，美院的人就是不一样，要是别人还不到看门大娘那儿去问问？见他还是穿着军队的布衬衣，底下不过换了条牛仔裤，长头发都汗湿了贴在脸上，就问：“有事吗？大热的天。”

“没，没什么事情，就是来看看你，找你玩儿。”他脸上一阵尴尬，脸红筋涨。

青果忙缓和问：“你吃过中午饭没有？看你跑了这一头汗。”

“吃了。走吧！我们去冷饮店！”她的关心让他立刻自然放松起来，转身跨上车，一只脚支在地上，跟她一摆头：“上来啊，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她一听才反应过来他要带她去，稍一迟疑，还是上了他的车后座。

下午在教室里，JENNY一见青果就喊：“请客！请客！”见青果一头雾水看着她，就又嚷：“装傻啊！今天中午谁来找你了？全宿舍的人都知道啦！还装啊？我们可打了赌的。”JENNY越喊声音越大，青果这才记起昨天从狮子林回来的路上她们打赌林欢会来追她，JENNY很肯定。

青果忙止住她：“小声点，请你就是了。”

恰巧李心和支书、小谢、小周刚好进来，都问：“谁要请客？是谁？”

JENNY瞪了支书一眼：“没你什么事儿，一边儿待着去！”

老王讪讪地干笑：“我知道我没资格被你们请，我们这里恐怕只有李心有资格。”

JENNY一听来劲儿了，把脑袋凑到老王跟前，睁了大眼嚷：“怎么样啊？这回请客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你，李心他要请我我还不去呢，就要你请！”

青果忙打断她，笑：“老王，别理她。”

老王顺杆儿下来：“整个儿一疯丫头。”

李心笑着低头在青果耳边说：“晚饭后去找你，别忘了把书给我。”

青果皱了眉：“下课后我和JENNY跟美院的那些人约了，我们要去看他们收摊子。”

JENNY恰在前头听见了，回头问：“什么？跟美院的人约了，我怎么不知道？”

青果笑着拍她一下：“死人，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还没告诉我？”JENNY故意翻了白眼珠子，说：“哦！我说呢，没告诉我就给我做了主！”

青果笑着又掐她：“你有完没完？”

JENNY不屑撇嘴：“没理了吧？没理了就动武，等我动手看你好受！”

李心在旁边看着她俩闹，说：“那下课后我跟你一起去。”

JENNY翻眼看他：“你又没跟他们约，你去干什么？我们也不要你！对不对，青果？”

说得青果一笑，这时铃声响起来，他们都散了，各自找了座位上课。

两节统计课，青果完全不知所云，李心在她旁边做着笔记，见她走神没动笔，就歪头问：“怎么了？”

青果微笑，小声说：“你知道我恨这种冷酷无情的课。”其实她脑子里一直在回闪中午跟林欢见面的情景，他冒着汗紧张的脸和兴奋发亮的长眼就在她眼前晃，台上在讲什么她根本没听进去。

这时JENNY在青果的另一旁突然站起来，问那位刚留校的研究生毕业“小老头”（当然这是JENNY起的名字）张老师：“在这个线性回归里，那个X是指什么？”

老师一下语塞，涨红了脸问：“什么？你问什么？”

“那X是指什么？”

“自变量。”

“你确定吗？是因变量还是自变量？”

“小老头”张老师的手有点哆嗦，放在黑板上，又回头看看他在黑板上写的式子，说：“嗯，嗯——应该是自变量，自变量。”

教室里“哄”的一声笑开了。

JENNY还没有完的意思，站在那里没坐下来。青果拽了下她的袖子，小声骂她：“缺德的！不要再问了，你个缺德的猪！”

JENNY回头得意地看看她，又扫了一眼教室，不情不愿地坐了下来。

“小老头”真教不了这一屋子聪明人，青果知道JENNY玩儿着就自己把统计书早看完了。每次上课，她和另外一个数学系考来的男生就此起彼伏地站起来提问，把上课当作玩儿，一出活报剧，搞得大家都期待上这个统计课，不过有时看那“小老头”在台上煎熬，青果真同情他。

李心笑着支起身，在青果的笔记本上写：下课后我用跟你们去吗？

青果立刻在旁边写：不用。

他低头瞥了一眼没再说话。

终于下课了。青果和JENNY拿了夹子就要跑，JENNY突然回头看了李心说：“你不跟我们去吗？我可真没不要你去的意思。”

“走啊！还闹！”青果拉了她就往楼下跑，撇下李心一个人站在过道里。

她们骑上车就往校南门去，JENNY突然说：“李心怎么那么黏？甩都甩不掉。”

青果看着她抿嘴笑一下，没说话。

JENNY又看看青果的表情，见没有什么表示，就又说：“你知道的，他结婚了，他有老婆。”

青果翻她一眼：“他有老婆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说爱上他。就是真要爱上了他，他有老婆又有什么关系？！”